

中国当代名家
长篇小说
代表作

ZHONG GUO
DANG DAI MING JIA
CHANG PIAN XIAO SHUO
DAI BIAO ZUO

◎ 刘醒龙

圣天门口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又
天
門
口

下

第十一章 恩 雅

一〇五

一觉醒来，董重里发觉自己的一条腿不知何时竟然塞在一个女人的两腿之间，他将那条腿抽回来的动静不算小，女人却没有醒。董重里努力将圆婊子的概念从根深蒂固的记忆中除去，反复提醒自己，自己所娶的这个女人名叫圆表妹。放在条桌上的梓油灯还在亮着，有光线从门缝和墙缝里透进来，却不是阳光。外面有人敲门，不轻不重地响了三声。从前叫圆婊子现在不得不叫圆表妹的女人眼皮动了几下，像是要醒过来，等了一会儿却没有其他动静。董重里懒得问谁在敲门。他以为这是上午，随着满腹饥肠翻腾不息，他怀疑自己判断有误。昼伏夜出打过几年游击战，从天黑到天亮或者从天亮到天黑，能吃一顿饭就算运气好，三天三夜粒米未进也不能说运气差，经过这样的考验，绝不该一顿早饭没吃就俄成这种样子。圆表妹的睡相像只猫，假如不知底细，这番模样足以让男人生出怜香惜玉之情。看上去睡得很深的圆表妹突然一撩被子，光着身子爬起来，坐在床边的马桶上哗哗啦啦地排泄一通，又用与猫一样的姿势继续睡下去。就在这种俗语所说只有一泡尿长的时间里，圆表妹那高高耸起的胸脯让董重里看出久违的熟悉。天下有模样相像的女人，却没有完全相像的乳房。年轻的时候，教他说书的师傅就指明过这一点。一个说书人要看女人的这一带真是太容易了。一到夏天，不管是在神农架，还是在大别山，女人们就会到没人的河里脱光上身放肆地洗浴，说没人其实只是她们没看见或者装作没看见，即使是在冬天，只要有说书人住在家里，女

人总会找借口烧上一大盆洗澡水，房门也会在刻意的疏忽中忘了插上门闩。用不着任何借口，要想进那扇门只需用手一推，如果还有更进一步的念头，那就要随手将门掩好。这种时刻的女人是属于说书人的，与丈夫孩子了无关系。与阿彩假扮夫妻暂时住在咸安坊时，阿彩洗澡时也曾将房门留下半掌宽的一道缝。杨桃流产的那一次，董重里甚至还看过雪柠的。那天夜里杨桃忽然叫肚子疼，董重里慌慌张张跑去找梅外婆，说是敲门其实是推门，雪柠正敞开胸脯，梅外婆的手在那一带轻揉慢抚，说里面有个指尖大小的硬结，要是结婚生孩子了还没好，可就要当心。他想起一句早就明白却一直不好意思对别人说的话：天下只有长得难看的脸，没有不好看的乳房。

窗外有笑雀儿在一声声地叫着。刚刚平息下来的那场激战将笑雀儿赶出了深山，寄居在相对安静的天门口四周。隔着四面墙、一方瓦和大小不等的门窗，笑雀儿在不停地飞来飞去，一边飞一边笑，偶尔停下来站在树枝上，反而一声不响。不比那天黑之前叫得最响的麻雀，从早到晚，笑雀儿叫得没有任何区别。行走在山里经常能听见的女人唤丈夫回家吃饭的声音仿佛也不存在了。董重里正在苦苦分辨时间中的上午与下午，有人在外面小声说话：“到底是当婊子的，大白天也睡得这样好，一觉起来天就要黑了。”听到这话，仿佛在梦中的圆表妹翻身爬起来，像蜕变的蚕儿一样从被窝里一点点地探出白嫩的身子，再将衣服一件件地穿上，霍地拉开门闩。门外的常天亮没料到圆表妹如此灵醒，红着脸说：“段镇长上午就让人做了一桌好菜，送过来时，你们却睡个不醒。眼看天要黑了，段镇长让我先过来看看。”圆表妹大大方方地说，用不着兴师动众地送来送去，自己跟着常天亮过去拿就是。圆表妹出去了，董重里躺在被子里一点起床的意思都没有。没过多久圆表妹就回来了，双手不闲，撮的提的都是好饭好菜。天色说黑就黑，灯光下的圆表妹往脸上搽了一层薄薄的胭脂和香粉，眉毛也用炭黑若隐若现地勾勒了一下。

“董先生，还不动心吗？”圆表妹背对着灯的样子更加妩媚，她将衣服全脱了，贴着董重里的后背钻进被窝里：“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我出人，你出力，我们来做点夫妻间的好事吧！”

做妻子的女人，床上床下从来都是主次分明。圆表妹不是，一上来她就先用那会发光的眼睛从头到脚看了董重里一遍，然后掉转头来从脚到头又看一遍，那解开的长发随着目光，春风细雨般洒在无遮无挡的肌肤上，飘扬一阵，吹拂一阵，还没开始便如同醉生梦死。接下来才轮到两只手，白嫩秀丽的一对相生相伴的鱼儿，将董重里的两腿当成了河流，在两河的每一个去处徘徊和盘旋够了，才酣畅地游向大江一样的腰身。圆表妹的手不是跳龙门的鲤鱼，是在枯干的沙滩上也能轻盈游走的白鳗。白鳗一样的手柔似杨花柳絮，没到目的地的时候它推波助澜，一旦到了，它就停下来不再走了。男人的嘴唇是海洋，一呼一吸激起阵阵风暴，颤巍巍的嘴角边摸得着浪涛的颤音。女人的嘴唇成不了海洋，否则她们就没有必要让自己的嘴唇坠入男人的嘴唇。圆表妹也不例外，十个手指轮番爬上董重里那失去话语的嘴唇，且歌且舞，亦摇亦摆。拇指向前打打压压，仿佛打情骂俏。小指落后，充满柔情蜜意。另外三个长短不同的手指，普普通通的样子自然地流露着贤惠。经过这些手指，女人味沁入男人心脾。圆表妹被眼前浑圆的嘴唇迷住了，她将自己的嘴唇贴上去，婴儿般吮起来，随着弥漫而来的滋润，细细的舌尖脱颖而出，沿着手指们带领的线路循序渐退，风情万种地绕过脚跟来到脚趾。董重里突然变了个人，猛一翻身抬起脚来摆出一副用力蹬出去的样子，阻止了圆表妹的舌尖与某个脚趾接触的企图。使出这个夜晚的最后一招后，圆表妹万般无奈地说董重里是木头做的石头雕的泥巴捏的，睡在他身边总觉得半边床是冷的，就算她命大福大冻不死，时间长了也会经血不调，气脉郁积。

嫁给了董重里的圆表妹返璞归真，像良家女子一样喜欢起正人君子来。董重里即将坠入梦乡之际，要圆表妹不用劳心费力，也别跟着背后操纵她的那个人痴心妄想，作为男人，这辈子他是为杨

桃而生，别的女人只能试着等待来生来世。

天一亮就是三朝。梅外婆一早就让雪柠和常娘娘过来，将圆表妹当成女儿，将董重里当成女婿，接他们回娘家。

早上吃的是鸡蛋煮挂面，中午吃的是红糖煎糍粑。吃的时候大家都在一起，吃完后女人们就不管董重里了，凑在一间屋子里小声地从上午说到下午。董重里听见常娘娘同王娘娘说，再没本事盘硬男人的卵子，往后就不要吹牛说自己是最好的婊子，干脆从良，跟别的女人一样该插秧时卷起裤腿插秧，该割谷时翘着屁股割谷，收成好时吃饭，收成不好时喝粥，丈夫在时陪丈夫睡觉，丈夫不在时再想请野男人做伴，至少也得绣双鞋垫送给人家。有一些话没有回避董重里，绸布店的伙计还有别的人在一起大声议论，昨日白天还有人在附近遇上一群斑狗，半夜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驴子狼将西河右岸段家叔侄俩养的一圈牛羊吃了个精光。大家边说边看董重里，这一仗打得天堂一带尸骨遍野，搞不好又会发驴子狼的。董重里找不准自己的身份，想同他们说说话，又不知如何开口。犹豫之际，常娘娘一脸诡笑地从他身边走过，返回时，手上多了一只纸包，身上多了一股往日杭九枫身上常有的芒硝气味。

晚饭是腊肉炒豆丝。这只是主菜，其余摆在桌面上冷盘热菜还有很多。饭吃完了，又开始上送行茶。第一道茶上来，董重里皱着眉头喝了下去。第二道茶上来时，董重里闻到茶杯里的气味就想吐。眼看第三道茶又掇上来了，董重里实在忍无可忍了：“这哪是茶，明明是芒硝水嘛！肠子都被呛断了。”

梅外婆笑盈盈地要董重里先莫做声，其中道理慢慢再说。董重里哪里肯听，突然冒出当年雪茄说过的话：“我可不愿意捏着鼻子吃屎！”

梅外婆的笑容有些走样了：“也好，凡事摊开了总要比捂着盖着说得清楚些。男人天性刚烈如火，女人才是似水柔情。男人身子里的水多了，就会像女人一样阴柔，该硬的地方硬不了不说，见到好女人还要嫉妒。男人只能泡在酒里，不能泡在水里。像董先

生这样阴柔的男人，只有将体内多余的水分放掉，人才会阳刚起来，才能将女人之水搅成江和湖。否则的话，或者你是井水，或者女人是河水，永远两不相扰、两不相犯。”

梅外婆明确无误地告诉董重里，除了喝芒硝水，夜里还会有事情发生，目的只有一个：除去董重里身上不该有的阴柔之水。董重里十分诧异，按那些善用《本草》的郎中们的体会，芒硝药性滥，医界中凡是正本清源的人轻易不肯用它，不得不用时一定会慎之又慎，并且单另写一药方。没想到梅外婆也像杭九枫，将芒硝当成一种出神入化的圣品。离开雪家回到白雀园，董重里忽然感到一阵内急，顾不上说什么，提着裤子便往厕所里钻。屙空了身子，回到屋里还没坐下，圆表妹就将一杯芒硝递过来。“芒硝是大泻之药，你想让我屙肚子屙死呀！”董重里一阵烦恼。圆表妹重复着梅外婆的话：“越屙越要喝，能将骨髓里多余水全屙出来是最好的。”说了几句话，董重里又要往厕所里跑。“就屙在马桶里！”圆表妹伸手拉住了他的袖子。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一股闪闪的红光突然出现在窗户上。坐在女人用的马桶上，董重里听见林大雨和徒弟在外面不轻不重地议论，打了半辈子铁，从未遇上这种怪事，也亏得梅外婆敢想，要用洪炉烧石头。“梅外婆请我给你们烧的石头放在哪里？”林大雨一叫，圆表妹连忙将房门开了一道缝，两个徒弟合力使着一把大铁钳，将红通通的一块大石头扔了进来，掀起一股轻柔的热浪随风扑在董重里的脸上。

被烧过的石头在屋里越积越多，数一数已经有四十几块了，林大雨他们还没有停歇的意思。董重里一旦感到别样的燥热，那种感觉便变得根深蒂固。圆表妹开始不停地喝着常娘娘从门缝里递进来的茶水，却不给不肯喝芒硝水的董重里。屋内更加干燥了，被火烧过的石头，将地面烤得发白，那只木制的睡柜突然裂开一道缝，一股紫苏籽无声无息地淌出来。那是秋天时一个贩药材的外地人转送给梅外婆的。外地人声称自己的同伴在燕子河一带被人

绑了肉票急需赎金。天门口这么多人，只有梅外婆信了他的话，同意以几百斤紫苏籽为抵押，换了现钱供他应急。外地人拿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紫苏籽很细，碰到滚烫的石头后纷纷扬扬地炸出阵阵轻微的声音，散发出阵阵田野里的醇香。渴到不能忍受的董重里到底还是捧起那碗芒硝水，一口气喝得精光。芒硝水在体内停留的时间很短，一碗水进去，屙出来时远不止一碗。喝了一碗又一碗，屙了一次又一次，最后一碗递进来，董重里发觉不对，等到喝完了，才感觉到，只有老米酒才有这样的香醇浓郁。

最早烧热的石头和最后扔进来的石头全都堆在屋内。林大雨数得最清楚，在外面大声说，一共六十六块。屋外的天空渐渐暗淡下来，燃烧的石头将屋子照得如同红烛与丝绸辉映的洞房。一切可以触摸的东西都是那样温暖宜人，圆表妹挺起两只透明如玛瑙的乳头，使它像燕子戏水一样沿着董重里的胸脯款款而行。早先喝进去的那碗热气腾腾的老米酒最先感受到这种诱惑，乳头所到之处，沉醉的皮肤纷纷张开毛孔，宛如一群嗷嗷待哺的黄嘴雏鸟。董重里不由自主地问圆表妹多大了，有没有读过书。圆表妹说，小时候差点就读上书了，可是有天夜里，家里的大人被人切萝卜一样一个不剩地砍头了，后来听说，是寻仇的人认错了门，到底该杀的是哪一家却没人告诉她。董重里揽了她一下，又问她知不知道什么是爱。圆表妹笑起来，男女之间她了解的就是性事。董重里说，如果她真是这样想，那就不对了，哪怕逢场做戏，也还有假戏真做、弄假成真的可能。圆表妹发出一声冷笑：第一次当嫖客的都装出一副斯文相，裤子都脱了还在为自己找理由，当婊子的哪有什么爱，说穿了是嫖，不说穿还是嫖。董重里再次将她揽进怀里，不许她发脾气，爱是一个人的命运，当婊子的女人都在心里鄙视做嫖客的男人。董重里说自己没有看不起欢场卖笑这一行的意思，女人用自己身体挣钱，比去偷去抢去骗、去杀人越货、去当衣冠禽兽的政客还诚实干净些。他只是觉得，以圆表妹的资质，现在回头，下半辈子也会过上不错的日子。圆表妹半天说不出话，嘴唇哆嗦一

阵，心窝抖动一阵，不知不觉中一对眼睛变得像在洪炉中烧过的石头。就在这一刻，董重里体内一滴仅存的阴柔之水快速蒸发而去，经络上汹涌澎湃的全是被老米酒驱动的滚烫的血液。隔着一层皮肤，左旋右转的两只乳头轻盈地舞蹈起来。董重里听见灵魂深处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脆响，全身上下顿时像火一样烧起来。“董先生，你醒了哩！”惊喜万状的圆表妹，尖叫着趴到董重里的上面。棉花一样的圆表妹，水落石出一样的董重里。“董先生嘞，这么多年，只有你不是嫖客！我再也不是婊子了！我要跟着你好好做女人！”董重里突然发力将圆表妹死死箍在怀里，仿佛误入梦境，又像异想天开，一个他曾经不齿的女子，在感觉中成了一朵莲花，祥云彩雾异香袭人。董重里来不及思想就睡着了。

圆表妹一夜没合眼，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不停地抚摸，直到董重里重新醒来。圆表妹嚶嚶地哭个不停。董重里捧起她的脸，那上面只有几点眼泪，其余的全是笑容：“这辈子我只要你了！等天亮了，我们一起去县城，取出我这些年攒下来的私房，再回天门口置些田地房产，跟着董先生你好好过日子。”董重里竟情不自禁地答应了。又小睡了一阵，再次醒来时，圆表妹已经将他洗脸的热水、刷牙的凉水全都准备好了，一切都井井有条，就连早上要吃的东西都做好了。董重里没有问，他了解圆表妹心中想法。

两个人坐下来吃饭时，林大雨借口来找铁钳，悄悄报信，杭九枫带着敢死队找他算账来了。董重里并不慌，他要林大雨转告杭九枫，趁冯旅长的人还没发现他们，赶紧去找傅朗西，假如傅朗西下令必须除掉董某这个叛徒与奸细，往后还有很多机会，反正自己又不会离开天门口。林大雨也说，自己向杭九枫解释过，只要董重里不将他所领导的交通站出卖给马鸽子和冯旅长，就不会是真叛徒。整个白天上街下街都很安静，马鸽子甚至蹭到董重里面前，请他重操旧业，夜里来一场说书。只要董重里愿意，他立即让自卫队的人搬家，将小教堂腾空了重新做书场。董重里没有立即答应，他担心杭九枫趁机发动袭击。夜里，杭九枫果然带着敢死队朝着天

门口放了一夜冷枪。冯旅长的队伍还有一些没有撤走，虽然人多势众，但也没有轻举妄动。等到黑幕褪尽，再行追剿时，杭九枫他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这天中午，董重里与圆表妹相对而坐，雪蓝不知在教谁认字，一字一声地十分响亮，对方却不肯开口。圆表妹的目光与董重里对了几次后，脸色突然变得绯红。董重里心里一动，顾不上太阳当头，将门一掩，牵着圆表妹的手就往床边走。二人脱光衣服的那一刻，董重里发出一声长叹：“自从盘古开天地，世上没有哪天不存在杭九枫这样的人！”圆表妹赶紧将他抱得紧紧的。没有烧红的石头取暖，圆表妹的乳房变得硬硬的，挺挺地抵在董重里的胸前，仿佛又是一番新境界。

一〇六

圆表妹去县城取自己的私房时受到些微的阻挠。鸨母之狠只在心与手段上，一旦明白这事由不得自己了，便换上一副面孔，假惺惺地叮嘱，将来日子过得不如意尽管回来，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圆表妹最终没有置房，梅外婆要她就住在白雀园里，哪天柳子墨回来了，有董重里在旁边，测候所也会热闹一些。想买地也没买成，梅外婆说，绸布店的伙计全是男的，对时下越来越多的花布并不在行，每每有女人挑剔便束手无策。梅外婆希望圆表妹出面操持这些，至于日常花销和年底分红，一切全由着圆表妹的意思。圆表妹将此话拿回来与董重里商量，按照她的想法，梅外婆如此信任自己，那就应该听由梅外婆安排。董重里说，果真如此就不公平了，为了使她安心从良，梅外婆一定会不惜血本稳定她的心情。圆表妹听了董重里的话，她对梅外婆说，卖花布所赚的钱二一添作五，一半分给她就行。圆表妹开始天天去绸布店帮忙，不到一季，花布就卖出声誉来。

要过中秋节了，买布的人顺着街排成一支小小的队伍。这种

开天辟地般出现在天门口的情景,让心情郁闷的董重里情不自禁地笑了很多次,随口一问,果然是梅外婆要大家这样做的。布店的生意好,裁缝们也跟着忙得不亦乐乎。那些没有买布的人,将自己种的棉花摘下来请弹花匠弹好,再用织布机织成土布,这些土布都得经裁缝之手才能变成新衣服。董重里要那些请裁缝的人也排好队一个一个地来。没有人听他的,连裁缝本人也更习惯这种带有喜庆气氛的拥挤。

最寂寞的地方当数白雀园,雪柠正在门口一笔一画地在黑板上写着当天的天气预报。雪蓝站在一旁,一字一顿地念着:“今日天气多云转阴,最高气温 32℃,最低气温 26℃,东南风三到四级;预计明日午后有小雨。”后面的话与从前一模一样,仍旧说“柳子墨先生因故没来测候所值班,以上种种可能为实习者雪柠所观测并推断,只可以作为日常起居或出外劳作之参考”等等。雪柠写得快,雪蓝念得慢,母女俩将各自想做的事做完,这才回头与耐心地站在一旁的董重里说了几句简短的话。雪蓝学着雪柠的口气叫了一声董先生,然后牵着他的手跨进紫阳阁,经过月门,奶声奶气地告诉正在回廊上想心思的梅外婆:“来客了!”

“董先生这样子,要不细看,还以为是柳先生回家了!”

“柳先生是何等了得的人物,我哪比得了!”

董重里越不好意思梅外婆越要说:“人间的事就是变得快,老天爷也会自愧不如。”

董重里让自己的神情放松一些。杨桃在这屋里活蹦乱跳时,董重里每次来,外表是轻松的,内心却相反,即使沉浸在温柔之乡时,也没有停止过紧张与不安。杨桃一死,董重里反而恢复了先前的自信与踏实。“柳先生有信回吗?”董重里总是这样尝试着将真相说与梅外婆和雪柠。

“有啊,天天都有,你看那天上的白云,一朵接一朵全是柳先生的表白!”梅外婆的回答总让董重里无机可乘,“这样的信,雪柠越来越会读了。我只会认字,雪柠不一样,她能读出内容,该当众高

兴的,该偷偷快乐的,她都分得清楚。”

已过去一年多了,营救柳子墨的过程,梅外婆和雪柠依然毫不知情。董重里很想试探一下,若是柳子墨在男女情事上发生意外,梅外婆和雪柠是不是还能泰然处之。为此董重里曾经与段三国商量,段三国认为还是不说为好,这种事莫说真的发生,连玩笑话也不好说。他提醒董重里注意测候所门外那块黑板上的“柳子墨”三个字,凡是横竖,略长一点便写不直,很难一笔写到头。董重里后来站在黑板前细看了一阵,果然如段三国所说,其他的字个个写得像梅花间竹,错落有致,惟有“柳子墨”三个字,看一眼就能察觉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哆嗦。

也不知有多少次说起柳子墨,听上去她们一个比一个更放心。梅外婆和雪柠都相信,柳子墨不会有事,如果有事,武汉的朋友和熟人,一定会想办法捎信过来。因为有一阵没有打仗了,雪家人生活得更加轻松自如。惟一美中不足的是杨桃的死,梅外婆和雪柠每每为此惋惜,如此空前安宁的局面,她却不能同董重里一起享受。而董重里殚精竭虑,将个人生死置于度外,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时期打造出一片歌舞升平的小世界,最心爱的女人却离他而去。

“好在董先生又结新欢,有圆表妹日夜陪伴,九泉之下的杨桃也会放心的。”梅外婆大声说,“男人一有家室就大不一样,董先生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我也想使一回美人计,让独立大队的人安下心来过日子。凡是自愿嫁给他们的男人,结婚时上我家店里买一丈布,白送她五尺。回头还可以租我家的地。租半亩的,只要五年之内不仗着手里有枪随便杀人,这地就永远归她所有。租一亩以上的,也只要八年,八年之内不杀人,地契就可以随她姓了。”

“梅外婆这样做只怕马鹞子说不公平。”

“公平得很,国民政府的人,本来就不该滥杀无辜。”

梅外婆只肯鼓励与自卫队貌合神离的前独立大队队员。梅外婆的许诺传开后,说说笑笑的人很多,却不见行动。

有一天,下街的细米羞羞答答地来见梅外婆:“我想带这个头。”

可我只能嫁给林大雨。”

梅外婆答应了她：“也行，第一个可以例外。”

细米拿着林大雨给她的彩礼钱，一口气买了三丈布。梅外婆也没食言，当场白送了一丈五尺。租地的事也没有任何拖延，喝完喜酒，趁着客人都在，雪柠亲手写下一份契约，租给细米和林大雨一亩好田。梅外婆说，也不知自己能不能再活八年，这事让雪柠来做，到时候更好兑现。只用六个月，成了铁匠铺内当家的细米就生下一个七斤重的男孩，大家开玩笑，非要叫他白送。林大雨一高兴便应允了，还说乳名叫得越贱越好养。细米和林大雨带了头，从前的独立大队队员们便忙碌起来，托亲戚的，托熟人的，托媒人的，半年时间就成了十几对。下半年结婚的人本来就多，天门口显得格外热闹。回忆起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暴动时的天门口基本上就是这种样子。

偶尔有人提起，杭九枫和他的敢死队不知去哪里了，很长时间一点动静也没听到。“杭家人个个都有九条命，轻易死不了。”这是大家的共识，对于喜气洋洋的天门口并无太大影响。

白送满月的第二天，细米邀圆表妹去西河里洗被子。下街几个刚嫁人的女子听到消息后，抓起几件在门前的小溪里就能洗的衣物，跟着往西河里走。这些初为人妇的女子最想听男女之事，在空旷的河滩上，她们可以大声地同圆表妹讨论如何让丈夫将万般宠爱全部交付自己。中午刚过，西河上出现一只簰。远远看去，簰公佬像是在与水边的女人们调笑。处在女人当中的圆表妹突然站起来，慌慌张张地往回走。董重里正好看见了这一切，他以为簰公佬带回了有关杭九枫的坏消息。圆表妹走得很快，一会儿就到了董重里面前：“有个日本女人带着孩子来找梅外婆！”

董重里以为听错了，他让圆表妹再说一遍。

“她叫小岛和子，在后面的簰上。余鬼鱼怕梅外婆措手不及，故意让簰走得慢些，让人先回来报信。”

董重里将自己的思绪稍作梳理，转身走进雪家。藏在心里近

两年的话,说出来时并没有想像的那样困难。梅外婆静静地听着,甚至不去看一眼坐在旁边的雪柠以及偎在雪柠怀里的雪蓝。董重里说了半个小时,按照正常情况,再有半个小时余鬼鱼就会将簰停靠左岸边的沙滩上。

随着一声长叹,梅外婆的脸上露出许多由衷的笑意:“小岛和子没死,这太好了!她哥哥若是早晓得,肯定不会将自己和这么多人的生命不当回事。”

圆表妹听不下去,小声提醒她:“这个女人,明知柳先生已经有了妻子女儿,还要死缠到底!她有脸来见雪柠和雪蓝,我还没脸让她进天门口哩!”

梅外婆说:“哪有这样说话的!当初听说小岛和子不在人世,谁没有难过?现在她完完整整地回来了,这是天大的好事,是比结婚生孩子还让人高兴的喜事。”

梅外婆马上吩咐王娘娘,好好地做一桌菜,她要破例为小岛和子的复活喝一杯酒。

东南方的天边浮起一线彩云。街上跑来跑去的孩子都能看出,孤零零出现在西河里的簰是余鬼鱼的。簰停稳后,小岛和子左手挽着一只包袱,右手牵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女孩,缓缓走上左岸。一向迎客送客都不过大门槛的梅外婆,早在左岸上等着,笑眯眯地望着花一样一大一小两个女子。“是和子吗?”话刚出口,一场泪雨便哗哗地漫过梅外婆的脸庞。站在梅外婆面前的小岛和子将腰深深一弯,额头都快碰着地上那些突起的石子。

穿着和服的小岛和子引来许多打野的人。抱着白送的细米小声说:“脸色这样嘎白,像个短命鬼!”

林大雨不让她再往下说,站在铁匠铺门口喊了一声:“日本人来了,快逃难哟!”挤满下街的人大声哄笑起来。

小岛和子带来了柳子墨的亲笔信。拆开来看,嘎白如小岛和子脸色的信纸上空无一字。雪柠不断地看着梅外婆,飘来飘去的眼光不断地发出质疑。梅外婆将嘎白的信纸摊开,小岛和子的脸

色变得更加嘎白。

“我看懂了，在这儿，柳先生写道，自从娶了你后，他总觉得内心有太多愧疚，战乱当头还要另结新欢，这不是一个好男人应该做的事。可是，柳先生在这里的解释很让人信服哟！和子你大难不死，全然不顾种种折磨，甚至当军妓也要远渡重洋寻找柳先生，只要心里还长着一点血肉，谁也不会不动情。柳先生想得透，看得也清，他说我和雪柠等家里的人，断然不会在这件事情上为难谁。这的确是天大的好事，我们还不知如何盼望，上天就赐福下来。这叫什么？这就叫恩宠呀！上天要将万千恩宠集于我们一身，我们不敬不畏、不感不谢，就会一辈子找不到做人的道理和做人的乐趣！柳先生要说的话我们都明白，和子你当然也应该明白，一句话，进了这个门就等于回到自己的家。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和子你不要说，柳先生在这儿写得清清楚楚的，她叫雪菘！我说对了吧！这个名字是柳先生的愿望，几年前他就说过，若是雪蓝能有一个妹妹就叫这个名字。”

梅外婆说得一点不错，一岁多的女孩果然叫雪菘。梅外婆准确的猜测让脸色嘎白的小岛和子脸上笑出少许红晕。

小岛和子不爱说话。一般人看来，是因为她说日语别人不懂，汉语又不大会说。董重里不这样看，他对梅外婆说，以自己在武汉营救柳子墨时与小岛和子的接触来看，日常生活要用的汉语，她几乎都会说，那一副金口难开的样子，会不会埋藏着莫大的秘密？梅外婆和雪柠不大在意这种提醒，在她们眼里，小岛和子已经将要说的话全说了，譬如柳子墨为何没有同她一起回天门口，是因为那场功败垂成的营救使得日本人对柳子墨的监控严密了许多。小岛和子来天门口完全是柳子墨的主意，从雪菘睁开眼睛的那一天开始，柳子墨就不断地说，必须让第二个女儿远离血腥的太阳旗、阴森的王八匣子和惨肃的长柄军刀。尽早见到梅外婆，则是这愿望的惟一归宿。只要柳子墨在身边，小岛和子的行动也会受到限制。离开了他，一个柔弱的日本女子，也能使武汉外围由汉奸把住的层层

关卡形同虚设。背对繁华的武汉,小岛和子一步三回头,那种眷恋与是否来天门口毫不相干。小岛和子用有限的汉语完整地表达了自己对爱与爱情的惜别,这样的分别是她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柳子墨对小岛和子说,什么也不要多想,快去天门口,只要找到梅外婆,这辈子哪怕时日无多了,也会活得惬意。小岛和子嘎白的脸色全是哭出来的,是被过多的泪水洗刷成这种样子。

再次阅过那封嘎白而无一字的信后,梅外婆的脸上花容失色,连连抱怨自己太粗心大意了,没有看出柳子墨的心迹。她用手指着信纸上的某处,转述柳子墨的意思:小岛和子已是病入膏肓,来日无多之人。梅外婆的话当然会有印证:坟墓往往是孩子们最好的嬉戏场所。而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不去打扰那些逝去的人。在天门口,小岛北的坟墓是一镇、一县等一帮孩子最想去的地方。倚仗那堆荒冢,或是一镇进攻,一县防守,或是一县进攻,一镇防守,将他们的童年演绎得阴魂云集血雨纷纷。这种气氛同样影响到雪蓝,只要梅外婆问小岛和子,要不要去哥哥的墓地上看看,雪蓝便表现出充满稚气的兴奋,响亮地说:“我最熟悉去墓地的路。”小岛和子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摇头。大家把这理解为:将死之人最不想见到别人的坟墓。

雪家人对待小岛和子更加宽容了。小岛和子来到雪家的第五十天,雪蓝的哭闹穿透紫阳阁,将一夜之中最为安宁的时刻打得支离破碎。雪柠披着衣服过来时,梅外婆已经在门外了。梅外婆用食指比在嘴唇上,不让雪柠做声。两个人后退了一段足够的距离后,梅外婆才对雪柠说,小岛和子也在哭,她的哭声被雪蓝的哭声掩盖,听到了便更加惊心动魄。在又一个五十天里,这种用一种哭声掩盖另一种哭声的黎明,出现过不下十次。段三国和妻子、丝丝和线线、林大雨和细米,还有那些从雪家得到许多好处的新婚夫妇纷纷结伴来见梅外婆,代理县长的马鹞子,因为看望一镇而听到了这种最不合时宜的哭声后,也曾独自来到紫阳阁。大家的意思基本一致:不能让小岛和子没完没了地哭下去。圆表妹和董重里最

后来见梅外婆，他们说，只有经过太多心理煎熬，依然怀着无法决断之苦的人，才会在最清醒的时候哭泣不止。梅外婆用一句话堵住所有人的规劝：哪怕将来苔到不知自己是谁，她也相信小岛和子是一个不会害人的女子。

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第一个起床的常娘娘发现，竟然有人抢在自己前面开门出去了。听着多少年如一日的吟诵声和早炊声，常娘娘知道早早出门者既不是梅外婆，也不是王娘娘。虽然在雪家做了多年管家，常娘娘也不能为这事去敲别人的房门。但她可以回到自己家里，去问已经同荷边做了夫妻的常天亮。儿子果然听到，凌晨时分，小岛和子离开雪家的动静，曾经打断过荷边柔软的呼吸声。常娘娘正在想要不要跟过去看看，圆表妹掇着马桶出来了。两个女人一拍即合，悄悄走向小东山下，在离小岛北坟墓不远的地方，她们清楚地听见小岛和子正忘情地唱着那首曾经求哥哥切莫再唱了的日本歌曲。

“哥哥，你是为我而死的，我也要为你而死！”圆表妹自认为小岛和子所说的日本话，用汉语解释出来就是这种意思。梅外婆坚持不对小岛和子设防，就算小岛和子在小岛北坟前所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也不能认为报仇雪恨是其中仅有的含义。圆表妹只能在绸布店里嘱咐每个前来买花布的女人，梅外婆待人过于宽厚，看不到小岛和子内心昭然若揭的杀机，必须靠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来应对。

一〇七

独自到坟上祭过兄长小島北，小岛和子就不再以雪苙哭闹做掩护来释放自身的悲恸。在这件事情上，梅外婆没有一点迁就的意思。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借着去左岸散步之机，梅外婆与小岛和子做了一场深入的交谈。

话题自然而然地由祭坟展开。此前梅外婆不知为小岛和子准